

情報秘史

戴笠與喬家才

(一)

●費雲文

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四）年五月廿一日，前軍統局督察室主任、國大代表喬家才無疾而終，享壽九十。

喬家才山西省交城縣人，黃埔軍校六期畢業，與戴笠同學。一生事業與戴笠有密切關係。他個性剛烈正直，嫉惡如仇，說話、或書面表示意見，都是直言無隱，從不轉彎抹角，也從不唯唯諾諾。只有戴笠有這份雅量，能夠包容他，欣賞他的才華。不但對他犯顏直陳，或竟涉及嘲諷的舉動，從不生氣，從不給他釘子碰。而對他說的意見，立即採納，付諸實施。就是軍統局有些任務繁重高難度的工作，往往交付給他。他都能力任艱巨，達成別人難以達成的任務，真正為戴笠分勞分憂。賓主相知互信已深，在近代的史實中，軍統工作的範圍內，是個很難能罕見的現象。值得向讀者報告。故事很多，茲摘其大要，申述如下。

冒險督察秘密工作

喬家才自民國廿一年夏天，參加戴笠所

領導的密務工作，潛伏在太原三年，成績卓著，連獲全國考績第一名。廿四年秋天，他調任憲兵第四團政治訓練員，往福州，經重慶、南京等地。次年他奉調往北平，接任軍委會特務處北平第一情報站站長。當時，北平城內，有日本特務機關、日本浪人、漢奸走狗。在城內橫衝直闖，無法無天。成天製造糾紛，找藉口對中央橫施壓力，以期達成日人搞「華北五省自治」的陰謀。因此中央秘密情報工作人員，必須絕對保持秘密。免得招惹是非，發生危險與困擾。於是他乃以山西土財主身份，逃避共軍在晉西竄擾的理由，來北平安居，工作活動也很謹慎小心。雖說他不是北平當地人，但是因為工作關係，他對北平的情況逐漸有了深切的了解。

抗戰軍興，民國廿七年二月，他奉調赴漢口，擔任一件極重要的工作，那就是「隨節辦事處」（所謂隨節，就是跟隨蔣中正委員長，直接聽候指示，呈報重要情報。）因為他熟悉華北的情況，所以調他去漢口，負責編報華北的情報。這是件非常

繁重的工作，因為要處理來自北平、天津、保定、石家莊、太原、臨汾、綏遠、張家口、濟南、青島等地區秘密電台拍來的情報，最多每天達到一百多件。還要注意內容的正確，查考地名人名數字是否有誤。他責任心很重，每天工作九個小時不夠用，往往自動延長到十二小時。於是他累出病來，只好請假，假滿後，他自揣無論個性和才能，他最適合獨當一面的做冒險性較大的敵後工作。當即向戴笠表達此一心願。

恰好，戴笠急需派一位高級同志去河南督察那一方面的工作，於是就派他前去負責此事，他就像「欽差大人」般的上路了。他了解軍統局的督察制度有他的必要性和優點，如果專從小的地方去消極的挑剔別人，不但會惹人討厭，而且也對整個工作無補。因此他先訂一個原則：多做些積極性的指導工作，少做些消極性的批判工作。

短短的時間，在日軍進攻開封、蘭封的威脅下，他馬不停蹄的由開封開始，經過鄭州、前往許昌、漯河、駐馬店、信陽、潢川



①戴笠將軍（左三）視察前線留影。

②喬家才（右三）致祭何峨芳時留影。



、再回鄭州，轉往汜水，洛陽、陝縣、臨汝、襄城、方城、南陽。樸樸風塵，長途跋涉，坐車的機會很少，大都靠騎毛驢、步行。幾個月下來，很辛苦，但他也覺得很有意思。首先他覺得河南的工作，在葉超、王鴻駿、李毓楨、張我佛等人的努力下，在不到兩個月時間，居然在黃河以南地區建立了十六個單位，十六部秘密電台，一旦河南淪陷，軍統局仍然可以藉這些秘密單位，蒐報敵情。同時，因為他和各單位的工作人員晤談，給他們勉勵，促使各單位的組織活動更為健全。

河南工作剛告結束，他又奉令西去陝西，督察該方面工作，可是剛到西安，又奉令調任蘭州站的副站長兼甘肅省政府保安處謀報股長。不久，又于民國廿八年五月奉令限兩個星期內視察完畢軍統局在蘭州的甘肅站、中央警校蘭州特警班、甘肅省會警察局三單位後，迅即返回重慶。

他趕回重慶，才知道又有件極為艱辛的工作要他去做，那就是到華北去督察工作。華北和河南不同，河南那時尚在國軍控制之中，華北各地天津、北平、綏遠、大同、太原都已淪陷，軍統局的工作，是在極度艱苦的環境之下與敵軍搏鬥的。尤其北平，不如天津、上海有租界掩護，敵人的華北最高司令部和华北偽組織都在北平，平時戒備非常嚴密，所以工作的危險度也最大。他去各地督察，必須適應各地的環境條件，化裝成各

種不同身份人士秘密進行，沒有膽大心細和隨機應變的急智，是不能勝任的，戴笠選他前去，一方面因為他對華北的情況和人事熟悉，同時深知他是個有擔當，不敷衍，能確實認真辦事的人。因此付予他就近處理大事的全權，並且代表戴笠向各同志多所慰勉，也給各地同志和軍統局，乃至戴笠自己有溝通意見的機會。

當他到達天津，與軍統局的同志談話，對天津的工作有了了解後，深感天津的工作，尤其「抗日殺奸團」的成就輝煌，對敵偽的傷害也很大；在敵偽極端忿恨，處心積慮的不偵破重慶特務機關，決不罷休的情況下；站長兼「抗日殺奸團」團長曾澈，身份已經暴露，處境非常危急。於是他與曾澈檢討天津工作後，勸曾趕快離開天津，讓尚未暴露身份的同志，繼續領導該地的工作，打擊敵偽。

可是曾澈卻不以爲然，向他表示：「我覺得生在此一時代，與其忍辱而生，不如慷慨而死。我已經給予敵人與漢奸們很大的打擊，即使他們捉住我，殺死我，也已經夠本了。人生總歸一死，只要死得其所！就行了。所以我不想離開天津，要繼續同敵人鬥爭，我相信會給敵人更多損害。」

他見曾如此壯志，也不好勉強，除了叮囑曾澈多加小心外，並將天津情形電報戴笠。

他到了北平，與同志們開誠佈公的傾談

各種問題，即使意見相左，也不傷情感。但是他已發覺北平工作也有莫大的危機。幾個與工作關係密切的重要人物如張季春的家宅，就曾經被漢奸政府搜查過。另外，北平區區長周世光也因為一再執行密裁漢奸工作，成爲敵偽獵捕的對象。

中秋節後的三天，在天津的曾澈，終於被敵軍逮捕，機構也遭破壞。於是他向周世光建議：天津與北平息息相關，再加北平本身的顧慮，今後不重要的密裁行動工作，應該立即停止，避避風頭。可是周雖然表面上接受他的意見，但暗中仍然積極進行密裁漢奸的行動工作。因此他急電戴笠，報告天津工作被破壞後北平的危險情況，建議立即調走周世光，繼續他尚未完成的督察工作，經綏遠返回重慶。他自己願意走向最危險的地方，設法恢復天津的工作。

戴笠對北平情形已了解，在未接喬家才報告之先，即派劉藝舟來接任北平區長。可是當劉與周商議辦理交接時，周正進行一項行動工作，要等成功後再辦交接。

喬家才並未接到命令監交「北平區」工作，天津之行也未見答覆，乃即離平前往張家口轉大同，（此二組織屬於綏遠站）當他到達大同第四天晚上，綏遠站長陳燁如自北平歸來，傳出周世光及組長陳漢卿等多人已於廿四日被敵軍逮捕，連前往接頭的劉藝舟也連帶被捕。（劉因無具體事証，事後獲釋），北平工作又遭重大打擊。

離開大同，他到綏遠站的歸化城。覺得綏遠的工作，佈置很週密。但是從張家口傳來消息，他的行踪已經被敵軍發覺了。敵軍已通知偽警察局：

「藍衣社喬某張某（指張季春）二人在蒙疆一帶活動……」這當然是因為北平工作被破壞的後果。因此，平綏線上的工作組織，也有危機了。

喬家才從歸化到太原，不久，戴笠電令他回北平去。這是極度冒險的行程。因為北平的組織已被破壞，許多同志被捕，敵軍又在平綏線捉拿他。縱然能夠到達，又怎能安然存身？何能活動工作？這不是自投羅網嗎？可是，他仍然決定服從戴笠的命令，冒險前去，身入虎穴。當他正在計劃弄一張出境的旅行日証，北平的長期居留証，並商妥由白蓮丞的夫人梁秀娟女士掩護他前去時，戴笠又來了急電：「兄平寓已有日人坐守，希勿赴平，速返渝」。於是他放棄赴北平的計劃，準備返渝。

烽火離亂愧對家人

山西是他的家鄉，多年在外，已五年未曾返鄉。因此乘此機會回家與老母及家人團聚一下。爲了怕被敵人知道，招惹是非，他在他六弟的陪同之下，于黑夜悄悄回家，與母親及家人相聚。北方鄉村平常就比較貧苦，何況是在敵軍佔領之下，社會更加蕭條。第二天，他母親只買兩斤白豆腐，親自燉好

，夜晚，母子六人在母親房內，吃燉豆腐，共慶團圓。

他母親不勝感慨的說：「此次母子兄弟團聚，真不容易，以後事情怎樣，就很難說了。」說著，老淚縱橫，他兄弟五人都都落淚飲泣，對此情景，他曾有五言古詩一首，以爲記念，詩云：

「山河半淪陷，烽火遍天涯；國難日益急，同胞苦鎖枷。虎口餘生日，深夜暗歸家；老母見兒至，悲喜而更加。骨肉人分散，相聚若曇花；明日再離別，告兒珍重些。兄弟各灑淚，後會堪吁嗟！」

他在家住了四天，與敵人捉迷藏樣的避過搜索，去往靜樂縣境的「第八行政督察專員公署」，請求領張護照，離開山西。可是又因爲共軍在山西藉「犧牲救國同盟會」的掩護，篡奪了山西的新軍，正在包圍「第八專署」，阻擋去路。他只好再度先回家再說。

恰巧，他留在北平的妻子剛剛回來，夫妻竟然意外的在家鄉重逢。可是這一重逢，喜悅的成份卻被傷感的感受所掩蓋。原來他的妻子已經成爲個精神失常的人了。

當周世光被捕後兩三天，敵人就到他家去抓人。他不在，妻子被逮到敵軍憲兵隊裡，用刑拷問，逼她說出他的行踪和軍統局在北平組織內幕。她不知，被關了起來，又把她的放回家中，暗中派人監視，想用守株待兔的方法逮捕他。（前面敘述戴笠急電給他，

叫他不要回北平，就是此時）一面故意傳說，已經逮捕到他了，好乘機誘問她說出真情。

她以爲既然丈夫已經被捕，何必再受敵人折磨？於是以吞金、自刎、跳樓的方法三度自殺，結果金子和大便拉了出來，自刎被他岳母發現，送醫急救，跳樓被家人發現攔阻。時間一久，爲了支付醫療費用，還有一家五口的生活費用，吃盡當光，無法生存下去。敵人眼見無利用價值，才同意放他們回到家鄉。

可是，多年來飽受驚恐的她，已經折磨成神經兮兮的樣子了。

現在夫妻居然能夠意外重逢，是件大喜事，她當然有很多話要對他傾訴。可是屋小人多，長輩有母親，岳母，同輩的有六弟等人，舊式家庭夫妻只能在夜間，才能悄悄的說些知心話，但他們無此機會。不過，他覺得她的精神失常，是因爲精神負擔太重，是暫時現象。如果較長時間的安慰和休息，很快就可以痊愈的。最好他能在家陪伴她一個時期。

但這是不可能的，他必須迅速的離家，離開她，去踏上艱險的征途，回到重慶去。所謂「身不由己」，在當前國難的時期，是無可奈何的，也是一般人都會遭遇到的處境。但在他來說，總覺得愧對老母賢妻啊！

督察注重防患未然

由山西回重慶，並不是一路進行順暢的坦途，必須通過敵人、共軍重重障礙，化裝成商人，文書上士，幾經週折，才平安到重慶，他曾有詩兩首，描述晉陝行道的情况，詩云：

「獨步深山中，回頭望極東，和交蒙霧露，敵寇肆狂瘋。落日衰黃草，朔風凜太空；荆榛隨處是，月色正朦朧。」

「沿岸復徘徊，歸心似箭催；波濤如怒吼，山石若神開。白浪奔騰去，黃河天上來；世情衰歇盡，生命等塵埃。」

戴笠請他吃飯，順便討論華北工作。他先報告八個月來督察華北工作的情况，隨即感慨自責說：「我不能防止平津工作被敵人破壞，使許多同志犧牲受難，我應當負責。」一面說一面想起同志們的壯烈成仁，不禁淚如雨下。

戴笠加重語氣的表示：「我應當負責」，用懇切而安詳的態度，來緩和他的激動情緒。可是，他一發不能收，就此肆無忌憚的對戴笠和軍統局在華北的工作部署，指導上的缺失，嚴加批評。辭色之間，豈止出言不遜，也有點令人難堪。在旁陪侍的同志，都替他擔心，惟恐觸怒戴笠。

可是戴笠始終嚴正而溫和的讓他抨擊，只在關鍵之處加以解說，某處某事有某種顧慮，所以才不得不如此辦理。當大家都以為喬家才當面對戴笠局長無禮，恐怕要受處分，結果戴笠卻下條諭任用他為軍統局的「督

察室主任」。付予督察全局工作的重任。那幾位在一旁陪侍的青年同志事後向他表示：「萬想不到戴局長有如此大的包容雅量，更沒想到喬主任有如此大的勇氣，當面對工作做直率的批評。結果不但沒有形成衝突，喬家才反而更受重用，這個團體，確實與眾不同。」

有些高級同志，聽說喬家才當督察主任，以為今後將有被吹毛求疵的麻煩。他體會這種情形，覺得督察工作應該有個根本上的原則，免得大家疑忌，形成不必要的隔閡。於是他首先擬具「督察工作方針與計劃」，主張：「督察工作不僅是督察行政部門的錯誤，同時要彌補行政工作的疏漏和不足；多做積極的鼓勵和嘉獎，少做消極的懲罰和處分；多注意防患於未然，少做事後的檢舉。督察工作不只是找人家錯處，更要替人家解決問題」。並且先呈給戴笠核批。戴笠很贊同他的觀點和做法，除了批示「很重要，很中肯」外，還特地交給高級幹部傳閱。此一動作，無形中對他的工作產生助力為助力的作用。

督察主任，不能儘坐在辦公室內，必須到處走動，多接觸同志。當時汽油奇缺，重慶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口號。因此，他出外，除重要緊急公務，必須請求派用汽車外（主任並無專用車輛），一般公務尤其是與同志接觸，他都步行。重慶地形不平，常需上下爬坡，同時天候也晴雨不定。他

於是提一把雨傘，防雨當手杖，亦步亦趨的來往於各單位之間。有些同仁看他手持雨傘前來，調侃他說：「張伯倫來了。」（張是英國首相，出門總是手持雨傘）他也不以為悔。

民國廿九年，敵機經常轟炸重慶，軍統局疏散到海關巷。天氣炎熱，他到處奔走，中午隨處吃路邊攤，染患痢疾，病了廿多天。

一天戴笠找他談話，問他軍統局裡高級幹部那一省人最多？他事先沒有統計，一時想不起來。戴笠代他回答說：「湖南人最多，浙江人其次，廣東人第三；你們山西人最少。」又說：「如果以你們山西人的眼光來看湖南、浙江、廣東人的生活習慣，你能看得順眼嗎？當然不順眼！再說，在我們團體內，想找像我和你這樣的人，你能找到嗎？（意思是包容和直率）當然很難找到；所以，我們肚量必須要大，大到像天地一樣，無所不包，無所不容，我們用人要取其長，去其所短！」

說著又拿出一瓶市上難以買到的魚肝油，送給他調補病體，對他的病況相當關切，多所慰勉。他聽戴笠這番話，收了魚肝油，深知意義深長，也知道他自己的個性嫉惡如仇，有時難免胸襟狹窄，不能容物，何能克當大任？戴笠這次話頭，是提醒他要注意改進缺點，養成容人的雅量，好克當更重大而艱巨的任務。

民國廿九年四月一日，戴笠為鼓勵同志的奮鬥情緒，凝固更堅強的團結力量，召開每年一度的成立紀念大會，提倡「清白家風」、「團結家庭，同志如手足」的宗旨，喬家才深體此旨，覺得應當特別對自敵後回來的同志，予以適切的照顧。於是督察室對自敵後回來的同志，立刻差人去談話，慰問，盡量替他們解決問題。比較重要的，他親自去晤談，立刻簽報戴笠，很快接見，會餐談工作，論得失。同時，還珍惜他們工作上的寶貴經驗，為他們留下紀錄，送訓練單位編成教材。

軍統局和天主教神父雷鳴遠的「耀漢兄弟會」、「德來姊妹會」合作，組成屬於軍委會的「華北督導團」，去中條山及太行山區進行戰地政務工作，主要工作是加強軍民聯繫，堅強抗戰意志，服務性質超過宣傳性質。活動的成績非常突出，致遭搞群眾運動的中共所忌，擅自拘押雷神父，殘害天主教友。

經過蔣中正委員長嚴令朱德開釋，雷神父才能掙脫魔掌，但已不堪折磨，生病而逝。當其病危時，喬家才奉令代表戴笠去醫院致贈慰問金，探詢病情。

這件事，使他深受感動。除了敬佩雷神父的奮鬥精神，還對「華北督導團」的工作性質，非常贊同。

他自揣摩，身為軍人，軍統局的革命同志，在此大時代中，老是身在後方，未免辜

負大好時光。況且督察室工作幹久了，會助長他的缺點，於公於私，都不是個長遠之計。於是他向戴笠辭職，情願再到敵後，從事艱險工作。

接著他以長函向戴笠建議些工作上改進的意見。其中談到組織問題，他以為：「國民黨的組織只具形色，不足以對抗共黨的嚴密組織。建議以軍統局工作同志為基礎，擴大組織，用以增強力量。」關於敵後工作，他非常嚮往「華北督導團」的工作作法。去

敵後與廣大群眾接觸集合。

戴笠很快親筆回他信說：「吾兄愛弟，無微不至；擬派兄赴晉冀邊區組織敵後青年，加強抗戰工作，誰都不能謂吾人組織小團體也。」

這又是一件「從無到有」的開創性艱巨工作，無論就人、時、地、物各方面條件來說，喬家才確是個「不二人想」的最佳人選，戴笠慧眼識人，喬家才也沒有讓其失望！（未完待續）

聖文 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著 定價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

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珍貴圖照多幅，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